mimizorro / December 17, 2011 07:01PM

[Dhow](#)

在网际网路卫星通讯还没有无孔不入的时代，搭游轮确实是最迷人的旅行方式之一，它是一个封闭的临时社会，在到达之前你哪儿也去不了，于是可以开始享受一种被囚禁的快感，观察在同条船上的人，参加他们的象征秩序，或一个人到甲板上去阅读，看海，散散步，回忆。因为船的缓慢，因为被动，你的身体开始渐渐融入大海的韵律，在泛泛波光上体验一种叫宿命感的东西。那时的远方就是远方，登上游轮总是一重大人生事件的终始。但真正的旅行者不会是因为一点点吃龙虾的排场而去坐游轮的，她/他可能是在阿拉伯海上随季风南向漂流，在载着动物，堆满西瓜椰枣番红花的帆船上和印度水手围坐在一起从一个大盘子里抓咖喱饭沾芒果酱吃，吃的差不多时用牛奶冲洗一下手指，加点糖，再搅搅，这便是一道甜食。有时也钓鱼，如果捕到了鲔鱼，船员们就会兴奋地说，oh, chicken of the sea，然后还是做成咖喱，最多是加点椰汁，美味相当（衣服不穿可以，饭菜里不加香料他们绝不忍耐）。厕所是由两块环状的木板构成的，位在船的末端，如厕时必须爬到船缘外，练习凌空蹲马步。船上的每个夜晚都是观星大会，搭船的人都乐于说故事，用简单的辞汇沟通，并释出善意，早晨时穆斯林籍的水手都会准时铺开毯子开始礼拜，旅行者醒在甲板上，觉得船到任意一个港口靠岸都是很好的。船上没有人写航海日志，因为每天都一样的过，吃过早餐就开始捣配午餐的香料，不同的只是季节和风向，而这些变化该发生时就会发生。这种还用六分仪定位，叫做dhow的帆船应该还是存在的，或许在波斯湾亚丁湾，或许去印度西岸非洲东岸找找就有了。

Edited 2 time(s). Last edit at 01/19/2012 05:02PM by mimizorro.